

乘桴浮于海 著

爱 再不相就 就老了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80后的笑忘书，
90后的催泪弹

乘桴浮于海 著

再不相爱 就老了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不相爱就老了 / 乘桴浮于海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2
ISBN 978-7-5039-4134-4

I. 再… II. 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24574 号

再不相爱就老了

著 者 乘桴浮于海

责任编辑 褚秋艳

装帧设计 弘文馆·垠子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
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40 × 950 毫米 1/16

印 张 145

字 数 18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134-4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有种的，

就为曾经爱过的姑娘写一部小说

再不相爱就老了

目录
CONTENTS

第一话	杜莲	001
第二话	赵拽有情况	013
第三话	龙婴这小子	041
第四话	一声何满子	071
第五话	胡咧咧的故事	105
第六话	我就是破布	145
话外话	天道塔	197

第一话 杜莲

那是多年前的一个下午，胡咧咧突然对我们这群“情剩”朋友，用深沉的语气说：“任何流血七天还不死的生物，都是可怕的。”那时候他刚被第七任女友抛弃。他的这句话，我们都心领神会。

其实，我们是在背地里嘲笑了他的，大家都觉得胡咧咧有这种下场实属罪有应得。

但现在，我想我多少有点儿理解了他当时的心情。

“杜莲，很想你！”

下着小雨的秋夜，我连夜从广州坐火车回西安，自鸣得意地站在杜莲的楼下，给她发了这样一条短信。拿着手机，看那短信的发送符号像一只候鸟，一闪翅，就向着遥远的未知飞去了。

没有让我等太久，杜莲的短信就来了。

“破布，我也想你，你快回来吧！”

“回去又能怎样呢？”

“回来看我吧，我想你了，想要你的怀抱。”

天气很冷，但我的心里突然热了起来。站直身体，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，雨亲在脸上，多舒服啊。

“那你推开窗子，往下面看，或许会有意外的发现。”

我暗自得意，觉得自己很会玩感动女生的那一套把戏。随着短信发出去，不大会儿就听到了开窗户的声音。抬起头来，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在灯光的阴影里向我看来。

“破布！破布！”杜莲大叫。

路灯下，我向她挥手。下一刻，她飞快地消失在窗前，“噔噔噔”的脚步声回荡在楼道里。

“破布！真的是你啊！”

“杜莲！”我一把把她抱在怀里，突然，那种踏实的感觉在全身蔓延开来。手开始不老实地在她背上游移着，同时嘴唇也落在了她脸上，急切地寻找着另两片温软。

“讨厌！”她轻轻推开我，“你不知道这里是大街啊？！”

紧接着，她才看清我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长袖T恤。“你第一次来西安啊？”她责怪道，“快进屋里去吧！”

那是很小的一个单人间。

“就坐这儿吧，”她不好意思地指着床说，“我这里很少有人来，连凳子也没有。”

我听话地走过去，坐在床沿上，看她脱下外套，露出里面一件淡粉色的毛衣。我招呼她道：“你也过来坐吧！”她微笑着打量我，嘴角好看地翘着。

小小的房间里突然静了下来。

杜莲低着头，头微微偏着，头发上好闻的香味便漾开。

我偷偷咽了口口水，心早就跳得像怀里揣了只兔子。好半天我才说了一句话：“怎么和他分了？”

话一出口，才感觉到不对，啊……不由在心里狠狠地骂自己不识趣。

“又不在同一个城市，离着那么远，不想在一起就分了呗。”她轻描淡写地说。

“不可能吧？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一定是吵架了吧？”我倒真有点儿愚公移山的精神，见她好像不在意，于是仍不知好歹地问着。

她用胳膊肘捣了我一下，嗔怪道：“不许问了，反正他惹我生气了！”

我才懒得问这样的事情呢，这对我至少不是什么坏事。装作被她用胳膊肘捣疼了，我“哎哟”一声叫了起来，同时搂着她一起倒在了床上，身子一翻，压住了她……

如果这是一个老套的爱情故事，相信你肯定已经猜到了结局：当天晚上该发生的都发生了，从此以后，我和杜莲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这个故事就到这里为止，谢谢大家捧场，改天我请大家吃喜糖……

好吧，虽然我很希望当时能和杜莲发生些什么，但作为一个诚实的人，我不能不说，故事的走向并非如此。

“坏蛋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我还没问你在广州过得怎么样呢，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”她一边推开我，一边问道。

“在广州啊，还好，除了想你。”我有点儿油嘴滑舌地说。

她装作恶狠狠的样子，在我的胸口用力拍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让你贫！”

我连忙抓住她的胳膊，心怦怦跳着，说：“不敢了，不敢了！”

我仍然舍不得放手，两只手交扣着，环住她的腰，不放她跑脱。嘴巴又开始蠢蠢欲动地向她的脸上亲去。她脸上白白净净的，淡淡的香气像一把小毛刷，挠着我的心，痒痒的。

气氛突然之间有点儿怪，一切好像都静了下来。杜莲的脸红红的，眼睛悄悄闭了起来。

“看来这次哥们儿要来真的了。”我在心里暗暗想着，连呼吸都颤抖起来。

“咚咚!” 敲门的声音。

谁啊?! 我真是恨死了这个声音，差点儿大声骂起来：“他妈的谁啊! 大半夜坏人好事，缺德!”

杜莲听到这声音，身体一下子就绷紧了，猛地坐了起来，捂住了我的嘴，在我耳边小声说：“别动，我去看看。”一边说一边整理有点儿乱了的衣服和头发。

“谁呀?” 她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外面的人没有说话，杜莲轻轻把门打开了一条缝，我警觉起来，只要一有什么动静，马上就能做出反应，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紧张。

“你怎么来了?” 我听到杜莲问了这么一句，声音有点儿怪怪的。后来我一直在想，不知道那时候的她究竟是怎样的心情?

那人在门外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是我不对……”

“你等我一下!” 她对门外的人说，“我先穿上外套。”

不等那人回答，杜莲就飞快关上了门，低声对我说：“破布……”她看了看我，脸涨红了。

其实，我心里已经全都明白了，信不信由你，反正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像个被人捉奸在床的倒霉蛋，赶紧用手抓了抓自己的头发。杜莲也下意识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，似乎低着头在想什么。我看着她，她有点儿奇怪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对不起哦，破布。”

门外那人进来了，是一个瘦高个子的人，他似乎没想到房子里除了杜莲还有其他人。杜莲没等他开口，就先向我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男朋友，我跟你提起过的。”

虽然事先已经猜到了，但听到这里，我的心还是一下子沉了下去。我就这样猛地一愣，突然有些结巴了：“哦，哦……噢……”我无奈地

看着杜莲，很想问她：“你不是说你们分手了吗？现在怎么又说这是你的男朋友？”这话我没说出来，我希望我的眼睛能够告诉杜莲。但是她一直不看我的眼睛。

那人看到我脸色一变，但在杜莲介绍他是自己男朋友的时候，他总算是抑制了一下怒气，用非常难听的语气问杜莲：“这个人是谁？”

“这是破布，你知道的呀，我的好朋友！”杜莲说。

“哦，我知道，”那人有点儿嘲讽地说，“不就是那个给你写什么‘眼睛会结珍珠’的酸诗人吗？若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看我不把他踢出去！”

“你……”我听到这里很生气，你小子算什么东西！到底谁踢谁啊！

“怎么？要打人啊？来呀，来呀！”那家伙似乎有点儿嚣张。

真是个贱人，我还真没见过自己讨打的。打他？就他那样的，我一个打十个也很OK啊！但我从小就不是那种听话的人。这一回也一样，我不愿意成全他。

我还没怎样呢，杜莲却先发火了，对那贱人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！你有什么资格跟他说这样的话？！”

她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去推那个人。

看到那情形，我的心实在是灰到了极点，本以为这次从广州回来就可以和杜莲在一起了，可突然之间又变成了这样的局面。我很想问问杜莲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可我已经无力再说什么，事情难道还不够清楚吗？

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我一相情愿罢了，或者杜莲让我回来，只不过是想找个人诉苦罢了。可我为什么当真呢？为什么迫不及待兴冲冲地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回来了呢？为什么还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能给她一个惊喜呢？

我已经没了再去问个青红皂白的兴致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在我心里另外一个人的影子突然跳了出来。一想到那个人，我的心倏地疼了一下，疼得我差点儿掉出眼泪。即便是在刚刚那种狼狈的情况下，我都没觉得这么难受。

就那一霎，我安静了下来。我轻轻拉住了杜莲：“你们别闹了，我这就走。”

回过头，我看见杜莲张了张嘴，终于没有说出挽留的话来。

雨已经停了，昏黄的灯光里，潮湿的马路上，我抬起头，向杜莲的窗口望去，那里的灯还亮着，窗帘上透出的光线是那么刺眼。

我最后看了一眼那透出斑驳光线的窗帘，走出了那个小巷。在这样的雨巷，本来很适合念念戴望舒的诗，说不定还能“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”。可哥们儿这次玩大发了，不光遇到了那丁香一样的姑娘，顺带还打包遇到了她的男朋友。

前面我说了，我在西安生活过很多年。从杜莲那里出来，我便直奔边东街，我的朋友赵拽住在那里。

西安的小巷大都长得差不多，就连这叫“边东街”的所谓街，也不见跟那些小巷有什么区别。重来故地，一切都是记忆中的模样，只是没想到，这大半夜的，赵拽和那些好哥们儿都在。刚才和赵拽通电话的时候，只是提到了他们，结果赵拽一激动把他们都叫过来了。我靠，一见到这个阵仗，我还真是被感动了一把。

时间已经是后半夜，窗外的风掀着过期的日历，在每个人的心头哗哗作响。忘了话题是怎么开始的，只记得赵拽拽出了两箱啤酒，喝到酒酣耳热之际，彼此相对，大家突然陷入了无语。

这时候赵拽说话了：“这样坐着也挺没劲的，咱们不如玩个游戏！”

此时就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赵拽之外的其他几个朋友了：何满子，四

川人，一嘴川普（四川版普通话），咬字老是不清楚，我们叫他何蛮子；胡咧咧，本书一开始就撂下过狠话的那位，一会儿通过他的故事也许你更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；龙婴，这是一个不大说话的闷蛋。

“啥子游戏？”何满子听赵拽这样说，兴奋地问道。

“其实就是‘真心话大冒险’，不过咱们这次要玩点儿新花样出来。”赵拽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个喝水用的杯子，“看到没有，拿这个杯子，在杯口蒙上一层卫生纸，纸上再放一枚硬币。”

赵拽一边说一边做，做好这一切后，他说：“好了，现在大家每人点一根烟，这个游戏就叫‘烫杯’。每人轮流用烟头去烫覆盖在杯子上那层卫生纸，规则是必须把卫生纸烧出一个洞来，但要保证硬币不落到杯子里去。这样一直烫下去，谁在卫生纸上烫洞的时候把纸巾烫断、硬币掉到杯子里去，谁就是输了。”

“输了的要回答大家的任何问题。”胡咧咧也兴奋起来，“玩大冒险太没意思，都来讲真心话算了。”

“咧咧说的不错！就玩真心话吧！”何满子说。

大家都点着了烟，每个人都尽量溜着靠近杯子内壁的地方小心地烫着小洞。烫到第四圈的时候，那卫生纸上只有几丝没被烟头烫到的地方，颤巍巍地兜着中间的一元硬币。每个人大气都不敢出，生怕自己弄断了连在杯壁上的卫生纸，使硬币落进杯子。

赵拽的烟头刚往下轻轻一碰，龙婴猝不及防地在他耳边大叫了一声：“啊！”

硬币无声无息地落了下去，在杯子里溅出一窝水花。

“我靠，这次不算！”赵拽气道。

“赵拽，愿赌服输啊！”何满子在一旁说。

“对对，愿赌服输！愿赌服输！”大家一看抓住了赵拽，异口同声地

说。对于赵拽和雅琼的故事，我们都想听听，因为他们两个，实在是我们这群人里最幸福的一对。

“你们这可是逼良为娼！”赵拽说。

“得了吧，你就别侮辱‘娼’了！”胡咧咧叫道。

“那你们尽管问吧！左右问问去，姓赵的爷们儿怕过谁！”赵拽开着玩笑。

“好！”我们讨论着，“问个什么问题好呢？”

“问问这小子现在还能做几分钟！”我在一旁说道。

“太简单！”何满子在一旁否定道，“佛腓佛腓！”

“还菩萨屁股呢，佛腓！”胡咧咧嘲笑何满子的川普。

“你小子别猖狂，”何满子恨恨地对胡咧咧说，“要是抓到你，我非得想个前半生给你留下心理阴影，后半生让你想起来还哭的问题！”

赵拽在一旁看着这几个哥们儿，笑着不说话。

我看看他，说：“让龙婴出个主意吧。”

从我见到龙婴开始，他除了刚才那句“啊”之外，基本没说话。但这小子可不能小看，他平时闷得像个蛋，冷不丁说句话，那就是石破天惊。

龙婴像喝白酒似的抿了一口啤酒，慢腾腾地说：“大家都好长时间没聚在一起了，关于赵拽和雅琼的事儿，大家应该都好奇吧？不如让赵拽讲讲他是怎么把雅琼搞到手的，如何？”

“这有个尿意思?!”何满子显然嫌这问题太没技术含量了。

“还没说完呢，”龙婴又慢腾腾地说，“这段生活必须是‘有声有色，有血有肉’的，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个八字方针吧？如果大家听了一致认为故事不够精彩，没有贯彻这八字方针，那就得重新来过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求赵拽同猪，嘿嘿……”

看到上面的“同猪”这个词，千万不要认为是我写错了，因为现在

“同志”一词有了特殊的含义，不便使用，“同猪”就成了我们彼此之间的称呼。这个词完全是由何满子吐字不清的“同志”衍生而来的。

赵拽没说话，向龙婴比了个中指。

“行！就问这个！”大家说。

下面讲述的就是赵拽的故事，也是这个夜晚的第一个故事。

